

89

季刊

2026年7-9月

July-September

www.gointl.ca

華傳

走進青春現場

走進液態校園：在流動的世代中，
與大學生一起尋找那不變的福音。

提燈人

還有福音



89

華傳季刊
2026年7-9月
Jul-Sep



督印人：
林俊仁

主編：
王欽慈

執行編輯：
陳琴鵬

編輯委員：
王欽慈、林俊仁、陳琴鵬、
呂文東

封面/排版：
鄭美心@Impetus Concept

封面照片
上 Photo by Freepik.com
左下 Photo by 宣教同行
(里約)
右下 Photo by 劉鳳英

作者文責自負。版權所有，
未經本刊授權不得轉載、
摘編、翻譯、重印或以其
他任何方式使用，或建立
鏡像。轉載需經書面許可
並標明出處。本刊並不授
予第三方知識產權的任何
許可權。

目錄

總主任的話

01 校園事工的反思：我們都住在宣教工場 / 王欽慈

主題文章

03 走進液態校園：在流動的世代中，與大學生一起尋找那不變的福音
/ 田正平，左心泰採訪整理

07 提燈人 / 劉鳳英

11 還有福音 / 陳祖恩、施嘉誠、官維涵、陳浩恩、KK、李尋敬

i宣

15 神在宣教路上教我的那些事 / 蔡頌輝

芒果樹在微笑

23 從職業觀探討宣教工場的神學教育 / 仁青

宣教士關顧

25 那件看不見的外衣——寫給事奉者的自我照顧小提醒 / 謝賢正

胸懷萬族——走遍人居之地

29 【瞥見一隅】南亞系列：世界之巔下的信仰圖景 / 豪傑

宣教同路人——你的參與

31 【蓄勢待發】尋索祂在我身上的旨意 / 吳少怡

32 【踏上宣教路】當四月暖陽灑在紅土地 / April

33 【窗內有光】窗內有光 / 陳雅蘭

35 生命中的預備 / 吳晨星

36 宣教同行2026：植愛於里約與清邁

40 經費需要：教育與福音並行——緬甸社區事工

校園事工的反思

王欽慈

校園作為典型宣教模式的再思

這期雜誌的主題是「校園事工」。說到校園事工，我們通常會聯想到一個充滿青春活力、知識分子聚集的特定環境。在傳統的宣教觀念裡，校園是一個定義非常明確的工場。不論是在裡面讀書的學生、教書的教授，還是學校的職員，雖然大家背景很不一樣，但都具備「校園文化」的背景。這種在一個邊界清晰的群體中，用同質性的方法來傳福音，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典型宣教模式，它也帶領了許多人信主，獻身服事主！

我們都 住在 宣教工場

記憶中的南美經驗：打破圍牆的大學生活

不過，這跟我當年的大學經驗很不一樣。我讀的是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，這是一所「城市大學」。它基本上沒有一個集中的校園，各個學院出現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市區的不同角落。學校沒有宿舍，大家散居在家裡或自己租房子；很多同學都是半工半讀，不一定在固定年限畢業，也沒有一年一度的全校盛大畢業季節。對我們來說，上學只是大學生活的一部分，日子裡還包括了打工、家人聚會、去俱樂部踢球、暑假和朋友去旅行、談戀愛，而且生活圈裡的同伴也不一定是大學同學。當然，如果是基督徒，我們的信仰生活主要還是留在自己原本成長的本地教會裡。

通勤者的信仰軌跡：鬆散卻真實的群體經歷

在這種環境下，我記憶中對「校園團契」的參與感其實沒那麼強烈。畢竟大家不住宿舍，也沒有一個共同的校園空間，很難像傳統團契那樣朝夕相處。對當時的我們而言，上大學和上中學除了上課時間變得比較分散之外，生活形態上沒有太大





差別，每天依然是搭公車在城市裡往返。學校只是一個每天造訪、下課就走人的地方。在這種通勤的大學生活裡，信仰的挑戰不在於怎麼在一個熱鬧的團契裡維持火熱，而是我們怎麼把基督的信仰價值，帶回每天通勤的路線、帶進那個沒有圍牆隔絕的真實社會中。

紐約大學的啟示與事工模式的對比

多年後我住在紐約，在紐約大學有一句很有意思的口號：「城市就是你的校園。」（The city is your campus.）¹ 學生們每天搭地鐵、公車上下學，紐約市本身就成為了求學經驗的延伸。這讓我想到，大學事工本來就存在著「住宿模式」與「通勤模式」的分別。因為學生的生活方式不同，事工的走向也就完全不同。住宿模式強調深度的群體凝聚；而通勤模式則必須引導學生思考，如何在散落的打工場所、原生家庭和社區中，活出基督徒的影響力。這正好啟發了我們對宣教事工的思考。

宣教論述的移轉：我們所住的城市就是工場

傳統上，我們的宣教事工習慣針對一個特定群體，可能是文化相近的族群，或是某個社會階層。但在今天這個「從世界各地到世界各地」的全球化時代，邊界早就模糊了。就好像紐約大學所說的「城市就是你的校園」，同樣的，我們也會發

現——「我們所住的城市，就是我們的宣教工場」。宣教的責任不只是動員別人獻身、奉獻金錢或固定禱告，更包括了我們此時此地如何活出福音。我們如何與尚未信主的鄰居、職場同事相處，在日常生活中不只傳揚福音，也用生命活出福音的見證。

活出對基督的敬虔生活

寫到這裡，身邊傳來校園團契的前輩林芸伍宣教士，在五月間安息主懷的消息²。這位出生在夏威夷的華裔宣教士多年來大力推動歸納法查經，參與早期香港校園團契的事工，並有許多包括查經方法、宣教事工，並探討單身姊妹服事的著作。在我讀大學時，她曾到訪阿根廷。我依稀記得我們許多大學生擠在一間本地教會聆聽她的講座。具體的內容已經模糊了，但她風塵僕僕地在全世界教導人讀聖經、珍惜神的話語，並將自己奉獻給主，為主所用的生命見證，確實啟發了我們那一代許多的大學生。或許，不論是校園事工還是宣教事工，最重要的一環就是以身作則，不但傳講基督的福音，更是身體力行活出對基督的敬虔與事奉的人生。



2 IFES, Sparking a Love of the Scriptures: Tribute to Ada Lum (1926-2026) https://ifesworld.org/en/sparking-a-love-of-the-scriptures/?switch_language=en Accessed Jun 1, 2026.

1 Michelle Alvarado, 2021, The City Is Your Camous, for Real <https://meet.nyu.edu/life/city-life/the-city-is-your-campus-for-real/> Accessed on Jun 7, 2026

在流動的世代中， 與大學生一起尋找 那不變的福音

田正平

左心泰 採訪整理

他們正在問「我是誰」

每一年九月，大學校園湧入一批又一批的新面孔。他們帶著對未來的期待與困惑，踏入一個比中學更自由、也更不確定的世界。作為一個在校園裡服事超過15年的工作者，我越來越深刻地體會到：大學生最核心的掙扎，不是課業壓力，不是感情問題，而是一個看似簡單卻極其深刻的問題：「我是誰？」

發展心理學家艾瑞克森（Erikson）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指出，人在大約12歲到22歲這個階段要完成一項重要的人生任務：建立自我認同。真正的自我認同需要在三個層面上獲得確立：獨特性、連續性、歸屬感。

獨特性，是知道自己不被外在標籤定義；

連續性，是感受到過去、現在和未來是有脈絡的整體；

歸屬感，是找到一個真正接納自己的群體。

而這三件事情，正是福音想要回應的——每個人都是按著上帝形像所造，我們的價值不來自成績或社會地位，而來自創造我們的神：這回應了獨特性；我們的生命在上帝手中是一個完整的故事，過去的經歷不是碎片，而是通向有意義之處的旅程：這回應了連續性；信主不只是個人得救，更是被納入上帝的家，真實團契超越利益交換：這回應了歸屬感。

校園福音事工最大的優勢，在於學生正處在尋找自我認同的階段，而福音能夠從根本上回答「你是誰」：你是上帝所造、所愛、所呼召的獨特生命。學生正在尋找自己，而神早已在尋找他們。

液態社會中的新挑戰

然而，今天的校園和20年前已然不同。社會學家包曼（Bauman）用「液態現代性」來描述當代社會：一切都在快速流動，沒有什麼是固定不變的。過去的社會是「固態」的：你的父親是木匠，你大概也是木匠。人生路徑雖有限，卻相對清晰。但今天，一個學生花了六年學習某個專業，卻發現因為AI技術的發展，這個領域的前景已經完全改變。流動性帶來了自由，也引發深層的不安：自由與不確定，是一體兩面的事情。

在這樣的背景下，校園事工面對三個明顯的挑戰。

一、多元價值觀的衝擊。

曾有學生問我：「這個世界宗教這麼多，你為什麼說耶穌基督是唯一的真理？」這個問題在十多年前，或許可以用「因為聖經就是這樣講」來回答。但今天的學生活在充滿可能性的世界裡，這樣的回答不再足以觸動他們的心。我後來的回應是：「在這麼多宗教裡面，我只有在基督信仰中看到上帝，祂願意為所愛的人付上行動的代價：死在十字架上，又從死裡復活。我委身在這個信仰中，是因為這件事。我也邀請你來看看。」這不是沒有把握，而是一種與這個時代的學生對談的方式。

二、注意力的碎片化。

有一次我和學生約談，一小時裡他的手錶不斷震動，訊息不斷湧入，眼神在我和螢幕之間來回游移。我們面對的挑戰，不只是吸引對方的注意力，更是如何幫助他們「整合」生命中的碎片，看見自己的故事有脈絡：你過去的經歷如何塑造了現在的你，現在的決定又如何指向未來。當學生開始學習把碎片串連起來，他們往往會發現，生命有方向，而這個方向的源頭，正是那位掌管歷史的上帝。

三、對制度化宗教的不信任。

我讀大學的時候，如果知道對方是牧師，自然會給予預設的尊重。但今天這個預設已大幅改變。大學生不會因為你是牧者就自動信任你，你必須用生命去贏得。這對服事者來說是辛苦，卻也是健康的：它逼著我們不能躲在頭銜後面，而必須以真實的生命與學生相遇。

道成肉身的服事哲學

面對這些挑戰，服事大學生的核心精神可以用三個詞概括：同在、真實、耐心。

「同在」：大學生需要的不是遠距離的說教，而是有人願意走進他們的生活。一起吃飯、一起運動，甚至一起打電動。有人質疑：怎麼會跟大學生一起打電動？但道成肉身的意義正在於此：耶穌進入希臘羅馬的世界，用那個時代的文化與人互動，在文化中呈現上帝國度的樣貌。我們也需要進入學生的文化，在日常中活出福音。能不能在一起打電動的過程中體現上帝國度的樣貌，才是關鍵所在。

「真實」：這一代學生有敏銳的偵測器，能分辨真假。他們不期待完美的輔導，但渴望真實的輔導：會犯錯、也會承認軟弱。當服事者願意透明，展現不完美，反而能贏得信任。因為福音本來就不是「好人的故事」，而是「蒙恩罪人的故事」。當學生看到輔導也會犯錯，他們就明白：犯錯是可以被接受的，我們可以一起跌倒，一起站起來。

「耐心」：學生的改變往往不按我們的想像發生。我曾認識一位學生，在團契時狀況百出，讓契友們心力交瘁。但他在信仰歷程中慢慢改變，後來進了神學院，畢業後也開始全職事奉，成為其他人的幫助。這提醒我：上帝的工作常常超出我們的預設。校園事工需要這樣的耐心：不急著要學生做決志禱告，而是陪伴他們走過探索的旅程。

心意更新而變化

如果要用一段經文來鼓勵投入校園事工的弟兄姊妹，我會選擇羅馬書12章2節：「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叫你們察驗何為上帝的善良、純全、可喜悅的旨意。」

這段經文有雙重意義。一方面，大學正是一個人「心意塑造」的關鍵階段，當我們在這個時刻把福音帶進校園，就是在參與上帝「更新」年輕生命的工作。另一方面，這也提醒服事者自己：我們需要不斷被上帝更新。校園的文化在變、學生的語言在變、議題在變，我們不能拿著20年前的方法接觸今天的學生。我自己在15年的服事中，觀念已和起初非常不同。不是福音的核心改變了，而是我對如何傳遞這個不變的福音，有了更深的體會。

認識上帝，帶著從祂而來的核心精神進到大學生中，用他們聽得懂的話語去實踐：這就是校園宣教在這個時代的呼召。

在液態中錨定

液態社會並不會因為信仰而變回固態。AI不會停止發展，資訊不會停止碎片化，價值多元不會消失。但福音的力量恰恰在於：它不需要固態的社會才能發揮作用。無論世界如何流動，「你是上帝所造、所愛、所呼召的獨特生命」的這個事實不會改變。

校園事工的價值，不只在於帶領學生信主，更在於他們人生最關鍵的階段，幫助他們在這位不改變的上帝裡面找到錨定。大學生的可塑性極高，生命一旦被福音觸摸，改變往往是劇烈而深遠的。畢業後他們會進入各行各業、各個城市。你今天在校園栽種的一粒種子，可能十年後在你從未想過的地方結出果實。

而服事大學生，也會深刻地改變服事者自己。學生的尖銳提問會逼著你回到聖經更深地挖掘，他們對虛偽的零容忍會逼著你活出更真實的生命。我們的信仰不是被削弱，而是被拓展、被深化、被扎根。

所以，如果你正在考慮是否要服事青年學生。請帶著福音那不改變的核心，學習進入這個液態世代的文化，願意同在、保持真實、操練耐心。在這個不確定的時代，福音的回答比任何時候都更切中人心。因為在所有流動之中，唯有祂是那塊磐石。那些正在尋找自己的年輕靈魂，其實在等待有人帶著這份確據，走進他們的世界。

 **田正平** 校園福音團契大學事工組負責，投入校園事工14年。長期陪伴大學生探索信仰與生命，關注青年世代的自我認同需要，期盼以福音回應學生生命的需要。

左心泰 出生於台灣，國三移居加拿大不久後信主，並蒙召全職服事。2003年畢業於維真神學院（基督教研究碩士），曾任職英文老師、總經理特助和譯者。2005年加入台灣校園福音團契，並於2023年接任總幹事。在2026年初按立為台灣聖公會會長。



劉鳳英



我是在校園被拯救的孩子！

在我最迷茫、失落、封閉的少年成長階段，我遇見了幾位非常愛學生的年輕導師。他們不是學校的老師，而是來學生團契協助帶領工作的教會同工。因著他們，我認識了耶穌；因著他們，我切實經歷了什麼叫作「無私的愛」，而這種愛正好是我從小到大因為破碎家庭而缺失的，原來，真有一種愛是不求回報的。

15歲那年，我回應了這份愛。在我敞開心門接受耶穌的同時，我向耶穌禱告：「主啊，我也要像這些導師一樣，成為校園事工的服事者，去陪伴學生們成長，尤其是那些和我有相同經歷的學生。」

在我服事學生群體32年的歲月里，我經歷了兩種校園事工的替換模式。一種是以講座會的方式進行，接觸學生的人數最多，從幾百人到幾千人，可以大規模地傳遞人生價值觀，但就無法與學生建立關係，無法走進學生的內心世界，無法

實際地陪伴他們成長。另一種模式就是以小團體的方式進行，從10人到30人左右，但果效最大，影響的層面最深，加上認領教會的後續跟進與牧養工作，將大大減少學生群體所面對的情緒與焦慮狀態，從而幫助他們建立健康的心理指數。而後者正是我近18年來一直採用的事工模式。

曾經有牧者問過我，回望這麼多年的學生工作，有什麼變化嗎？我用三個10年來作對比吧。第一個10年，許多成人會做的事情如抽煙、賭博、喝酒、爆粗口，對當時的學生而言還是被視為不可逾越的紅線，只敢在私底下偷偷學。第二個10年，過去那些需要遮遮掩掩的事，已經被學生認定是一種非常「酷炫」的行為，他們不再害怕別人的眼光。曾經的禁忌變為明目張膽的宣示，規則的邊界已經變得模糊。第三個10年，尤其是在疫情后，曾經屬於青春期的叛逆標籤，如今已在童年期提前登場。小學生的行徑開始比中學生更加激進、更無邊界，演變過程令人心驚，這種小大人的狀態正在挑戰傳統教育的底線。而加入幫派，收保護費，煙不離手，



「我比自己想像的更優秀」講座會。

欺凌弱小、爆粗口、翹課似乎已經成為學生群體的常態，特別是「我不要你覺得，我要我覺得」的這種囂張態度，更是在我們下一代的群體當中不斷蔓延和發酵。不過，我們需要問的是，這到底是他們情感的一種宣洩，抑或是對許多事情的不滿而作出的吶喊？

2022年，根據馬來西亞衛生部每五年針對中學生進行的《國家健康與病發率調查報告》（NHMS），每10名13至17歲的青少年中，便有一人曾企圖自殺。數據顯示，曾企圖自殺的少年人百分比高達9.5%，有過自殺念頭的少年百分比則是13.1%。而衛生部長拿督斯里祖基菲里於2025年亦曾表示，年齡介於5至15歲兒童和青少年的心裡健康發病率，從2019年的7.9%，增至2023年的16.5%，增幅率達一倍。換言之，在2019年，患有心理健康問題的兒童和青少年人數是42萬4000人，來到2023年卻是92萬2318人，兒童與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指數令人擔憂。

由此可見，疫情后的校園工作，面對的挑戰比想像中還要大得多！



拼字遊戲：訓練眼力和專注力。

我所接觸的學生群體，多半都是行為比較偏差或另類的孩子。這些孩子，在課業上，有的依然在苦苦掙扎，有的卻選擇得過且過。對於未來，有的選擇躺平或擺爛，但更多的是不知道何去何從。在社會亂象之下，扭曲、放縱和錯謬的思維，讓我們的下一代變得更茫然、更失焦。為了舒緩這種壓迫感，自殘、酗酒、鬥毆、飆摩多、情緒化已是司空見慣的行為。其實，對於這些孩子來說，不管世代變得多麼混亂，他們不過是想找一處讓自己的心可以安定和鬆弛的地方。因此，我們在校園裡推動的課程，其實就是讓他們可以安心把自己交出去的落腳點。

很多人問我，校園服事容易嗎？在馬來西亞，因著宗教和種族的敏感性，校園事工的挑戰，雖然一直都未停止，但神的恩典同樣不曾中斷過。也有人問我，為什麼你可以堅持校園工作到今天，那是因為，在人生的

航行中，神是我們的大牧者，而在學生成長的歲月中，神卻是藉著我們成為這些孩子的引導與陪伴者！校園事工的使命，不僅僅是為了陪伴學生群體成長，灌輸學生群體正確的價值觀，引導學生群體走在對的方向，更重要的是，這是把學生引到神面前而特別開展的一種鋪墊工作。

在牧養學生群體過程中，「一無是處和沒有用」似乎是我在學生口中聽得最多的兩句話，看著他們如此貶低自己，心裡非常難受。其實這些孩子比任何人都在意別人怎麼看他。在他們的世界觀，成績好的，乖巧的就是最受師長和父母疼愛的，像他們這種成績爛的，搞怪的，再加上樣子又不出眾，就會被嫌棄和惹人厭。曾經有學生問我：「老師！大家都希望教到好學生，聽話的學生，大家都喜歡樣貌出眾、好看、帥氣的，那麼，那些比較搗蛋的呢？長得醜的呢？放棄他們嗎？讓他們自生自滅嗎？」這些孩子缺乏的不是知識上的裝備，而是心靈上的建設。他們需要更多地被理解，那怕只有兩三個字的肯定，對他們而言都很珍貴。這些孩子需要更大更寬的空間，一個被愛包圍和包容的空間——校園事工就是這個空間。

我始終相信，再不起眼的孩子，只要把他放在對的地方，他就可以發光發熱。箴言20章5節告訴我們：「人心懷藏謀略，好像深水，惟明哲人才能汲引出來。」在成長班，我們進行各種不同的課程與活動，目的就是為了發掘學生的才華，幫助他們規劃方向與目標，然後引導他們不斷前進。我常常跟學生說：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，總要在言語、行為、愛心、信心、清潔上，都作信徒的榜樣。」（提前4:12）你會發現，當這些孩子願意嘗試朝著自己的目標認真和專注學習時，他們就是最有魅力，也是最亮眼的。



正如實踐神學家丁康黛所說的：「以生命之糧餵養青少年，種下希望種子，使青少年能夠按著神的心意成為昌盛繁旺的群體。」校園事工的使命就是要幫助學生群體揀選生命，以信、望、愛裝備他們，好使他們能夠曉得神的救贖計畫，並擁抱神所賜的生命繪出精彩的一生，讓青春不留白。

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泰戈爾亦表示：「我們只有獻出生命，才能得到生命。」只要何處有學生在掙扎，或迷失方向、或缺乏滋養、或誤入歧途，我們就在那個地方實踐耶穌基督的愛。我們就好像「提燈人」（The Lamp-bearer），燈火不是為了照亮對方的缺點，而是為了照亮他腳下的路，防止他摔跤。

箴言22章6節所說：「教養孩童，使他走當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」，這不只是推動校園事工的核心價值，更是校園事工的呼召與使命。校園工作賦予我的意義，重點不是我給了學生多少，而是因為學生的出現，讓我得著更多，收穫更多！

因此，如何走進校園，尋找迷失的年輕一代，如何為神打下這一片的福音禾場就是我一生都想要盡全力完成的「夢想」。只要還有學校願意開放，我就會持續地走下去，讓學生被造就，讓主的名被高舉，阿們！



劉鳳英 考獲大眾傳播與神學學士，擁有32年青少年與校園的服事經驗，到中小學推動品格教學活動和成長班課程，常受邀到不同青少團契進行培育工作。





過去這些年，除了紛擾不息的世界戰事，
另一股騷動也一直在看似平靜的校園裡暗暗鼓譟：
暴力、霸凌、性、毒品，
以及節節上升的自殺率。面對這些問題，
除了壓抑、道德與紀律，還有什麼能真正帶來改變？
我們相信，還有福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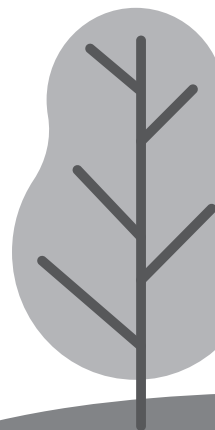
他們相信，也經歷著——在不同國家，
不同校園中，同一個福音，同一股轉化生命的力量。

我學習用恩典說話 陳祖恩，台灣

我在馬來西亞砂拉越州長大。根據2020年的人口統計，砂拉越約有一半人口為基督徒，是馬來西亞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州屬。「做禮拜、去團契」在我的生活圈中，是連非基督徒都耳熟能詳的詞彙；每逢12月，各地的聖誕遊行總吸引大批群眾駐足圍觀；而在我成長的城市裡，幾乎每隔幾條街便能看見一間教堂。

可以說，在我的家鄉，基督信仰就像陽光雨水般自然。我從未體驗過自身信仰作為「少數」的孤獨，更遑論思考「宣教」的本質——那彷彿只是海外宣教士返國述職時，偶爾才會聽見的生澀詞彙。

直到來到台北就讀大學，我才第一次經歷屬靈生命真正意義上的「斷乳」。截至2024年，台灣基督徒人口約佔4%，這使我的視角產生極大的翻轉：基督徒不再是社會中的多數，也無法預設身邊的人都熟悉信仰的語言。對許多人而言，福音並非令人反感，更多時候，是陌生與無感。





失語的時刻

尤其作為一名哲學系的學生，我也曾經歷作為信仰者的焦慮——彷彿在一個講求後設批判、追求理性思考的環境中，帶著信仰進場，就必然站在論述上的「劣勢」，甚至是不理性的一方。我猶記得，在討論課上試圖帶入基督信仰的視角時，迎面而來的是如潮水般的詰問與批判。在與室友、同學談論信仰並分享信仰的過程中，我也曾在難以回答對方的疑問中經歷深刻的自卑感，卻也在衝擊中更急迫地審視自己所擁有的信仰內容。

在探索的路上，我開始產生深刻的提問：宣教到底是什麼？它只是路傳、佈道會、差遣宣教士嗎？還是它不限於這些形式，而擁有更深刻的本質？

來台灣之前，也曾學習過「五色珠」或各類福音小冊子的使用方式，這些工具精簡有力，也確實以「簡單、可傳遞」的方式讓許多人聽見福音，卻讓我在面對游敘佛倫兩難與神義論時，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「失語」。我開始意識到，基督信仰的豐富與生命的複雜性，有時候很難被化約為一些要點或簡答題。如果宣教只是技術性地輸出標準答案，那麼在充滿質疑的校園中，這套方式顯然正在失效。於是，我開始尋找一種能與當代心靈對話的語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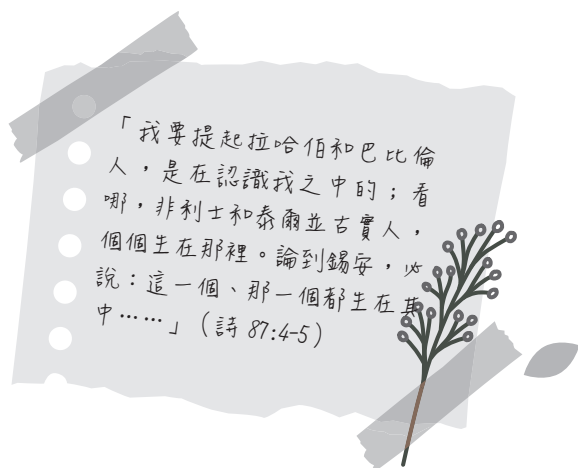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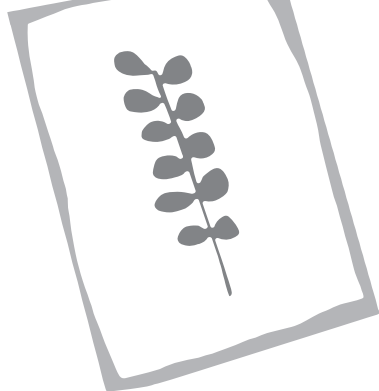
宣教，是渴望好友也能品嚐這份愛

「然而，律法的總綱乃是愛。」後來我才明白，宣教的動力並非出於對靈魂沉淪的恐懼，而對每一個當下的需要作出真實生動的回應。

某個深夜，我與團契好友分享近況、吃著宵夜時，忽然萌生一個念頭：若我的其他朋友，也能在這個群體中經歷因上帝之愛而彼此接納、和睦共處的關係，那該有多好？宣教不再是「你贏我輸」的零和關係，而是盼望身邊的人也能一同品嚐這份愛。誠如畢德生所說：「我的工作原不是要解決人們的問題，或者讓他們開心，而是要幫助他們看見恩典運行在他們的生活當中。」

我認為，當宣教的核心被確立為「分享恩典」，方法便不再是僵化的模板，而是我們與聖靈一同揮灑創意的空間。我認識許多充滿活力的基督徒，他們都按著自己的恩賜參與宣教：有人加入短宣隊，親身服侍並與當地人建立真實的關係；有人透過音樂創作頌讚神的信實與美善；也有人在神學上不斷裝備自己，以護教學與人對話。然而，他們始終有著共同的目標——引人轉向神，並與祂建立美好的關係。

而我也選擇踏上這條道路。無論是陪伴、安慰朋友，還是與他們討論信仰，我都深信神早已開始工作。我的責任，不過是留意祂正在做什麼，好能回應祂、參與其中，並以此為樂。



在校園中繪製上帝的戶口名簿

寫在最後，我僅以一段詩篇來描述我心中宣教終極的定位：「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倫人，是在認識我之中的；看哪，非利士和泰爾並古實人，個個生在那裡。論到錫安，必說：這一個、那一個都生在其中……」（詩 87:4-5）

這段經文當初給予我極大的震撼。拉哈伯、巴比倫、推羅，這些原本是外邦地、甚至是神百姓敵對的地方，但在上帝的記錄冊裡，祂竟然親自宣告：這些原本「生在異地」的人，都要被記錄為「生在錫安」。我以為這就是校園宣教的真異象：上帝並非要我們把學生從他們的文化或理性的探索中抽離，而是要在這所校園裡，看見每一個靈魂原本就屬於神。我們的工作，是去見證、去宣告——即便是那「生在哲學系」、「生在懷疑中」的人，在上帝的心意裡，也可以被稱為「生在錫安」。

回首這段旅程，從砂拉越信仰瀰漫的環境，到台北校園的理性張力，我逐漸意識到，上帝正在拓展我對「宣教」的理解。雖然標準化的工具在某些處境中顯得侷促，但福音的能力終究會透過不同的生命形式被傳開。

身為一名在台的大馬留學生，我不再因「少數」的身分而自卑。願在這片禾場上，不帶傲慢的答案，而是帶著如同深夜宵夜時那份真誠的愛與陪伴，與在理性與生命中掙扎的人一同尋找通往錫安的道路，因為，所有泉源都在上帝裡面。

住在祂的愛裡

施嘉誠，美國

你好！我叫Eric，是密西根大學（University of Michigan）即將升上大二的學生。

剛來到安娜堡（Ann Arbor）時，我並沒有特別研究當地的教會，只知道希望自己繼續維持每週聚會的習慣。靠著神的恩典，我來到Harvest Mission Community Church（Harvest）。Harvest很重視「群體生活」（Community），而其中一個重要的實踐方式，就是設立Life Group。

每個小組約有15至20位學生，在一整個學年中，這些小組不僅幫助成員與神建立更深的關係，也促進弟兄姊妹彼此之間的連結。

這樣的群體，是為了實踐教會的使命——將失喪的人塑造成基督的門徒，並藉著他們去改變世界。歸根究柢，Life Group的目的，是幫助我們更深認識神，並明白祂對我們生命及這個世界的心意。

完成在密西根大學的第一年後，我深深體會到，福音確實有能力以不同方式轉化我們的校園。來到安娜堡之後，我愈發意識到罪在這個世界、尤其在校園中所帶來的掙扎與轄制。無論是學業還是社交生活，各種價值觀與期待都深深影響著學生。

我想分享一個關於我、神，以及一位朋友Ted的見證。

「我卻不以性命為念，也不看為寶貴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，證明神恩惠的福音。」
（徒20:24）

我們在高時相識，後來也一起進入密西根大學。然而，高中時期的友誼並不穩定，也稱不上親近。這段關係更多是出於習慣，而非真正的愛與關懷。來到密西根後，我們見面的次數愈來愈少，只因共同的朋友圈而維持著表面的聯繫。

時間快轉到2026年4月、復活節主日前一晚。那段時間，我持續穩定地參加本科生Life Group，而隨著學期接近尾聲，我們也被鼓勵邀請朋友，並一同活出小組的主題經文：

「我卻不以性命為念，也不看為寶貴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，證明神恩惠的福音。」（徒20:24）

神讓我明白，即使過去我一直對Ted心存不滿，也不應讓個人情緒攔阻祂所要成就的救恩。即便負面的情緒使我不願親近他，這也是神對我忍耐與愛的操練。我邀請他參加復活節主日聚會。透過這件事，我開始更深地明白，神對這個世界的愛是何等真實，也相信祂將Ted帶到密西根，有祂自己的心意與計畫。

過去八個月，神在我生命中做了許多工作。透過參與Life Group，我有機會聆聽不同的信息，參與查經和彼此分享，也在其中更認識祂的性情。

我學習住在祂的愛裡——不只是祂對我的愛，也包括祂對身邊每一個人的愛。我與神的關係被更新改變，也逐漸明白，自己不再只是被罪與軟弱所定義，而是被天父以看待祂兒子耶穌基督的眼光來看待。

在「自己的世界」裡 ■ 官維涵，阿根廷

過去一年，最讓我在意的不是遠方的戰火，而是校園裡那股無聲的窒息感。在我就讀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（UBA）經濟學院，沒有社會新聞上出現的暴力、霸凌、性、毒品、自殺等激烈詞彙，相反，這裡的一切都很平靜，甚至有些冷漠。

一所聚集著年輕人的大學，彷彿每個人都像被一層看不見的薄膜隔開。大家忙著上課、打工、趕車、滑手機，各自活成一座孤島。課間走廊總是擠滿人，但很少有人真正談論內心的事；同學們會一起完成小組作業，散課後卻各自離去，幾乎不再聯絡。這種「各掃門前雪」的氛圍，衍生出更深的問題。孤獨、迷失、學業壓力，都被小心翼翼地藏了起來。沒有人願意承認自己快撐不下去，因為在這裡，即使真的倒下，也未必有人在意；開口求助，反而像是一種軟弱。

那福音能改變這樣的校園嗎？我的答案是——能，但不是靠講大道理，也不是靠定一堆規矩。UBA的學生最不缺的，就是「自由」和「理論」；真正缺少的，是一個可以安心、不必偽裝的小角落。福音真正的力量，在於它先在乎人的心……當一個人被無條件接納時，才會願意卸下那身盔甲。如果基督徒能在校園裡活出不競爭的陪伴、不論斷的傾聽、不功利的服事——給趕論文的人帶一杯咖啡，陪掛科的同學一起複習，辦一場沒有壓力的讀書會——那福音就能從「我的世界」破牆而出，走進「我們的世界」。

說一個失敗的例子，也許更值得反思。前幾天，一個校外天主教團體在學院門口發送袖珍版新約聖經，希望把福音傳出去，結果大多數人連停下腳步都沒有。有些人接過後，下一秒走進校園便隨手丟棄。沒有人覺得這樣的冷漠有什麼不妥，因為大家早已習以為常。每天都有人在門口發傳單、宣傳理念，久而久之，UBA的學生對一切「被推銷」都特別反感。你越急著說服，他們反而把牆築得越高。

相較之下，另一種嘗試似乎更有效。幾個學生自發組成了一個「學術陪伴小組」，名義上是一起複習微觀經濟學，實際上也分享生活中的壓力。起初大家只討論習題，慢慢熟絡後，有人開始談起失眠、經濟困難，甚至曾想過休學。在這個小組裡，他們逐漸放下高牆，在學業上彼此扶持，也學會互相關心。他們沒有刻意傳遞什麼思想，只是默默陪伴、適時伸出援手，而這裡也漸漸成了學院中少有的「有人情味的地方」。

我想說的是，在這股無聲的窒息感中，人們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思想，也不是每天門口那些急於推銷的聲音。因為大多數人早已沒有心力，再去閱讀那些與自己無關的資訊。人首先需要的，是看得見的行動，是陌生人的關心，是願意傾聽與默默陪伴的人。福音不是攻城掠地，而是在每一個「自己的世界」門前，輕輕敲一下，然後耐心等待那扇門從裡面打開。

但願每一個人打開門的那一刻，迎接他們的，都是這份溫柔的福音。



解憂小站 陳浩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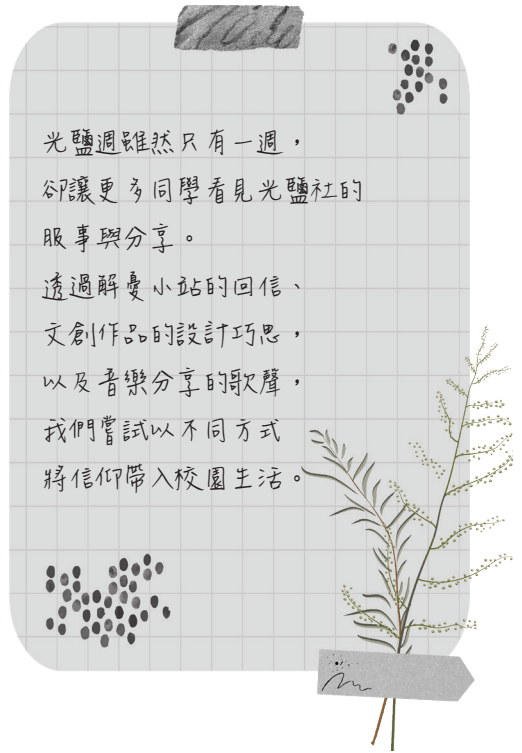
今年四月初，台大光鹽社於校園內舟山路舉辦為期一週的「光鹽週」活動，內容包含解憂小站、團契成員設計的手作文創商品販售，以及基督教音樂分享，讓同學接觸福音，也促進我們與校園同學的交流。

活動中最吸引同學駐足的是「解憂小站」。我們準備免費冰飲，讓路過的同學停下腳步，也藉此認識團契。攤位旁設有桌椅，讓同學邊喝飲料，邊在「解憂信」上寫下煩惱，可能是日常小抱怨、心情分享，或只是想聊聊天……留下回信方式後投入郵筒，同時領取一份解憂餅乾。之後我們整理信件，一一回覆，以福音的角度陪伴他們面對處境。

除了「解憂小站」，另一重點是販售團契成員手作的文創商品，包括聖經故事或經文明信片、鑰匙圈、杯套、皮革吊飾與手環，以及毛線編織鯨魚、聖經與十字架飾品等。每件作品都融入信仰元素，如經文金句或聖經故事（以利亞降雨、挪亞方舟、作光作鹽等）。在介紹商品時，我們也會自然分享背後的福音信息。即使有同學一開始對信仰陌生或保留，仍可能因喜愛而購買；也期待他們在日常使用時，想起這份信仰與故事。

除了攤位互動之外，我們每天中午也安排音樂分享，由不同團契成員組成樂團，演唱基督教歌曲，並邀請同學前來聆聽。透過歌聲，讓更多人接觸這份信仰，也在結束後延伸到攤位交流，認識團契的日常與文創內容。

光鹽週雖然只有一週，卻讓更多同學看見光鹽社的服事與分享。透過解憂小站的回信、文創作品的設計巧思，以及音樂分享的歌聲，我們嘗試以不同方式將信仰帶入校園生活。我們相信，這一週所撒下的種子，將在未來某個時刻發芽結果；願神祝福產出美好果效，使我們在校園中成為祂的見證。



澳門大學位於橫琴，校園環境寧靜，學術氛圍濃厚，但背後同樣存在不少挑戰。學生來自不同文化背景，內地生、本地生與國際生共處一校。校區與澳門市區隔著一道關口，地理上的距離也容易形成心理上的隔閡，而不同群體在語言、生活習慣和價值觀上的差異，亦不時在日常相處中浮現。此外，澳門作為「賭城」，金錢、享樂與速成文化，也無形中影響著學生的思維。看似平靜的校園，實則承受著學業、人際和情感壓力；性試探、毒品誘惑、霸凌，以及日益增加的情緒困擾與自殺念頭，也在暗處蔓延。

許多學生對福音並不陌生，甚至比我們更熟悉。但大多數學生會選擇卻步或拒絕：有人覺得還年輕不急於決定、有人覺得靠自己便可、亦有人覺得福音很沉悶。校園像一片等待鬆土的田地，種子不少，但需要能深入生命、帶來改變的澆灌。

聖經記載：「我栽種了，亞波羅澆灌了，惟有神叫他生長。」（林前3:6）福音要轉化校園，雖有困難，卻並非不可能。大學生具備理性與分析能力，若以說教或硬性灌輸，不是王道，未必有效；相反，以生命影響生命，或許更為可行，讓未信者在互動中學習親身經歷上帝。耶穌說：「你們是世上的光……」

（太5:14）我們所能做的，是在校園中活出這光——透過陪伴、聆聽與分享，使福音成為可被觸摸的生命見證。

2025年，我在校內認識一位內地生。她坦誠說：「這個世界似乎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在掌控一切，我不確定是什麼，但曾聽過『神』的概念，所以想多了解。」聽到時我其實有些害怕，因為對方聰明而直接，而我卻笨拙，不確定自己是否能清楚分享福音。於是在見面前，我不斷禱告，求天父親自參與我們的對話。之後我建議她每天細心感受當天的經歷，嘗試留意上帝的作為；也開始引導她學習禱告。感恩的是，後來我也順利邀請她到教會。

前陣子，她與我分享自己親身經歷天父的事。她說：「我平時晚上也會禱告，但沒想到祂給我的平安這麼深，我不知道怎麼形容，真的很奇妙。」在那之後，她決志禱告，願意成為天父的門徒並接受差遣。這樣的經歷十分珍貴，因為人唯有親自經歷祂的同在，才能生出如此真實的信心與感受，這也是我們無法替代的工作。我們所能做的，是陪伴、聆聽與分享，在同行中彼此成長。正如聖經所說：「我們愛，因為神先愛我們。」（約一4:19）

大學校園雖然仍充斥誘惑、試探與慾望，但我相信信徒仍可以生命影響生命，在其中作鹽作光，忠心回應神所創造的一切。

生命被更新轉化的地方

李尋敬，馬來西亞

過去幾年，世界各地發生了許多令人心碎的事情。除了國與國之間的戰爭與衝突之外，校園內也正悄悄出現另一場危機：暴力、霸凌、不當性行為、毒品，以及學生自殺人數的上升。這些問題已不再是零星事件，而是在當今社會中變得愈發普遍。特別是在馬來西亞，國立學校不斷傳出令人不安的報導，包括打架、霸凌、性侵事件，甚至學生死亡事件。

面對這些問題，人們往往以更嚴格的規則、懲罰或道德教育作為回應。雖然紀律確實重要，但我相信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層面，能真正改變人的生命——那就是福音。

我曾在柔佛新山的一所基督教學校就讀，這段經歷讓我看見福音在塑造校園群體方面所帶來的深遠影響。在那裡，基督信仰不僅僅是一門課程或每週活動，而是整個校園文化的一部分。我們有聖經課、早晨靈修、禱告，以及每週的青年聚會。學生們不斷被提醒，他們是被上帝所愛的，而他們的價值不只建立在成績、受歡迎程度或外貌之上。

這樣的環境深深影響了學生的態度與行為。

讓我印象深刻的，是老師與校長所扮演的角色。他們許多人是基督徒，其生命與價值觀反映出基督的教導，例如愛、忍耐、謙卑與饒恕。他們不僅教導課本知

識，也透過自身的行為與態度，成為學生的榜樣。

相較於我所聽聞的其他非基督教學校的情況，我的學校較少出現具有攻擊性或不尊重人的教師。老師們不以恐懼或嚴厲的懲罰管理學生，而是在學生犯錯時願意傾聽、引導並鼓勵他們，從而營造出更健康、更安全的學習環境。

老師在塑造學生品格上扮演著關鍵角色。學生在學校中度過生命中相當長的一段時間，因此教師的言行會深刻影響他們的思維、語言與待人方式。當老師展現善良、正直與同理心時，學生也更容易培養出同樣的品格。

當然，沒有任何一所學校是完美的，基督教學校也同樣會面對問題。然而，就我個人的觀察而言，受福音影響的學校往往更具關懷、尊重與群體意識，嚴重問題行為或暴力事件的比例也相對較低。

最重要的是，福音帶來盼望。許多學生在沉默中承受孤獨、壓力、家庭問題與情緒痛苦，甚至因此失去希望。福音提醒他們，他們並不孤單，上帝深深關心他們。這種關於盼望與生命意義的信息，正是許多年輕人所迫切需要的。

我相信福音能真正改變學校與社群。它所改變的不只是行為，更是人心。當學生透過基督學習愛、饒恕、尊重與生命的意義時，學校就不再只是學術學習的地方，而是生命被更新與轉化的地方。

神在宣教路上教我的那些事

神僕人必須搞清楚的五種關係

Facebook: Andrew Chai
IG: andrewchai0130

自己是誰？

是神所愛的兒女，是神所用的僕人



同伴是誰？

他們不是競爭對手，而是神給你預備一同完成使命的人

世人是誰？

他們不是敵人，而是你見證和服事的對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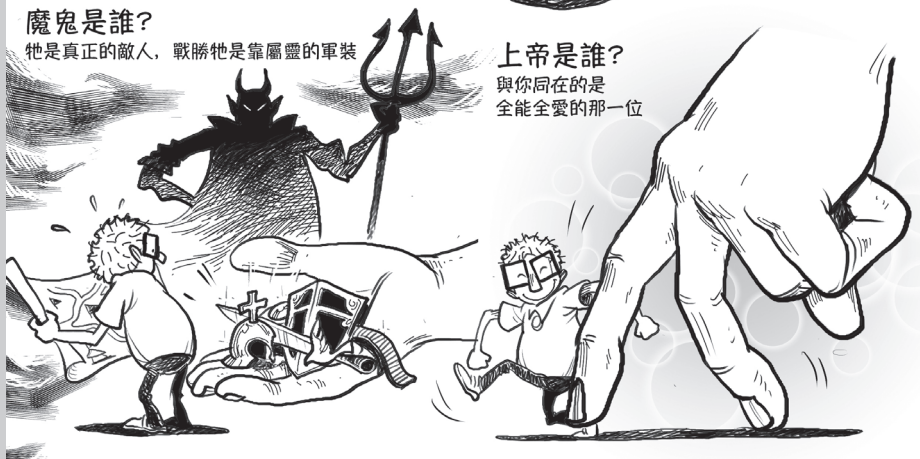


魔鬼是誰？

牠是真正的敵人，戰勝牠是靠屬靈的軍裝

上帝是誰？

與你同在的是全能全愛的那一位



近期受邀於一所神學院的宣教團契進行線上分享。坐在書桌前思忖，聽眾皆是深研神學、對福音懷抱火熱心志的未來牧者與宣教士，在學理與熱誠兼備的他們面前，我該講什麼？回算自己在宣教領域服事即將邁入第30個年頭，是時候抽空靜下心，梳理那份銘刻於靈魂深處的成長。隨即，那些在異鄉與主同行的點滴如泉湧出。

本篇先分享五個段落。雖然在一般教會牧養或機構事奉中亦能有這些體察，但對我而言，卻是在宣教前哨站中的領悟。本文所列沒有嚴謹周密的神學系統，更像是宣教路上隨走隨寫的生命拾遺。它們沒有刻意的先後順序，卻是我這30年宣教生涯最真實的底色。

一、神真是信實可靠的

這絕對是服事生涯的第一課。1997年，我們夫婦（當時仍是未婚夫妻）申請前往金邊的宣教訓練中心接受一年培訓。校方要求我們自籌生活費，目標僅為每月120美金。原以為籌款順利，孰料出發在即，其中一家答應支持的教會因突發困難告退。迫在眉睫之際，也無暇另覓資源，只好抱著「省吃儉用亦是操練」的心態硬著頭皮啟程。令人驚嘆的是，那一年儘管我們「一薪二用」，竟未見缺乏。我們並沒有四處要錢，但每逢山窮水盡的緊要關頭，恩典總會奇蹟般地如期而至。

這並非孤例。隔年，我們雖籌足了預算，資金卻因故被凍結在銀行無法提領，然而一年過去，我們依然凡事充足。到神學院進修期間，實習教會曾連續數月漏發津貼，就在我們為下一餐憂慮時，神供應的奇蹟再度上演。20多年來，事奉的預算規模不斷擴大，但因著早年這些「信心的基本功」，使我們在面對往後的危機時，能多一份從容不迫的坦蕩，少一份驚惶失措的動搖。

宣教工場上的這些磨礪，使我對神的認識，不再只是神學課本裡的教條或詩歌裡的詞藻，而是化作一次又一次刻骨銘心的生命見證。

二、教會不一定理解你的感動

相較於經費短缺，來自教會內部的不理解，往往是宣教路上更難跨越的門檻。

就在我們為第二年經費提出申請時，換來的卻非支持與遮蓋，而是冷言冷語的質疑，彷彿我們是假借宣教之名、行觀光旅遊之實。永遠記得那一晚的執事會，走出會議室後，我們夫婦坐進車內，壓抑許久的情緒瞬間潰堤，趴在方向盤上痛哭失聲。當時心中盈滿了委屈與不解：「獻身全職事奉難道不是美事？遠赴異鄉宣教難道不值得肯定？教會能差派宣教士難道不該是榮耀與喜樂？」更有長輩引經據典地試圖勸退，強調宣教應從「耶路撒冷」起首，將目光鎖定在本地同胞。

20多年過去，考驗並未止息。三年前，我再度遭遇深重的誤解與抨擊，獨自啜泣了好幾天。這讓我領悟到：誤解與委屈，原是事奉中的「必修課」。環境的喧囂或許不會停歇，關鍵在於我們能否在眾議紛紜中，依然擇善固執。很多時候，他人的不贊同未必出於惡意，僅因每個人領受的感動與生命經歷迥異。這更提醒我，當自己也成為前輩時，切莫以過往的經驗為枷鎖，去扼殺或詆毀年輕人那份與眾不同的屬靈領受。

時至今日，推動普世華人教會投身宣教，仍是我心中最沉重的負擔。對我而言，大使命的邏輯簡潔明瞭，不容半點模糊：那是掌管天地權柄之主的絕對命令，毫無討價還價的餘地；那是頒布給所有門徒的託付，無人能置身事外；那更是面向「萬民」的呼召，任何教會或信徒都不該以「本地優先」為藉口而自畫地牢。若主耶穌今日站在我們

中間，祂的定旨依然亙古不變。故這也應該成為我們的堅持。

教會的肯定固然是助力，但主的呼召才是底氣。宣教者的職責不是為了博取大眾的共鳴，而是要在眾人的「不理解」中，完成對神「最絕對」的順服。

三、不要小看每個微小的服事

宣教禾場上充滿著各種各樣的服事，哪些更重要？有時，服事對象顯得毫不起眼，我們需時刻惕勵自己：服事這至微小的一員，便是服事主耶穌；有時，所做之工看似微不足道，既無講台的榮耀，也無建立教會的勳章。然而，天國的邏輯與世俗迥異：真正的大事，往往隱藏在我們眼中那毫不起眼的微小細節裡。

身為人，我們極易被世人定義的「大」所迷惑——那些亮麗的職稱、炫目的舞台、聚焦的燈光，或是履歷表上足以引以為傲的頭銜。聖靈卻不斷在我耳邊低語：當那日站在審判台前，主耶穌不會查驗我們是否曾任主任牧師、總幹事或會長，也不在乎我們開拓了多少據點、擁有多大的社會影響力。祂真正在意的，是當那位弟兄飢寒交迫時，我們是否遞上一碗熱湯？在他病痛孤單時，我們是否曾駐足探望？一如那位好撒瑪利亞人，在無人看見的曠野，向受傷者伸出援手。

在地上追求卓越或承擔職分並沒有錯，但人心的軟弱常使我們在追逐掌聲時，不自覺地遺忘了上帝真正在意的小事。宣教領域中，許多拓荒與深耕的工作往往曠日持久且難見回報。但我深信，若我們甘心走入那些世人視線之外的幽暗角落，在那裡所播下的種子，必在神永恆的國度裡綻放出人意表的驚喜。

事奉的價值不在於台上的光鮮，而在於台下的忠心。偉大的宣教不在於做了多大的事，而是在於用多大的愛，去完成神眼中的每一件小事。

四、前輩的督導與陪伴很重要

由於我們夫婦在很年輕便投身宣教，上帝美意的安排，使我們在漫長的事奉歲月中，總有靈性成熟且經驗豐富的長輩伴隨左右。神學院畢業後，我們首站前往韓國參與傳道人培訓。那段日子，何俊明牧師夫婦與我們並肩作戰，後來他們轉赴他方，神又差派資深的吳端揚牧師夫婦前來接力。這份亦師亦友的情誼，不僅紮根於韓國，更一路延伸至柬埔寨的禾場。

回首那段時光，最令我們心馳神往的，莫過於服事告一段落後的午後散步。在學院後方幽靜的農村小徑上，與這些前輩彼此敞開心扉來交流。每逢週末，我們總滿懷期待地一同驅車共進晚餐、穿梭於賣場採買日常。就在這些瑣碎的日常縫隙裡，我們分享事奉心得、剖析人事糾葛，甚至在毫無防備的談笑中排解壓力。長輩們那份真誠不諱的提醒，總是如同定海神針，讓我們在紛擾中不至偏離；即便只是靜默相伴，這種亦師亦友的關係亦是宣教旅途的不可或缺的養分。

隨著年資漸長，我們逐漸步入獨當一面的階段，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可以成為孤島。在德國服事期間，母會主任牧師主動發起連結，邀請我與另一位宣教士每週線上代禱。即便行程滿檔、身心俱疲，心中總會有微小的聲音提醒我：這份屬靈的守望絕非負擔，而是操練。它讓我明白，無論走得多遠、職位多高，我們永遠需要那份「鐵磨鐵、刃磨刃」的生命碰撞。

宣教從不是一個人的孤軍奮戰，而是一群人的生命交織。前輩的督導不是約束，而是恩典的遮蓋；同儕的代禱不是程序，而是信心的續航。

五、務必時時保持清醒

在新加坡神學院進修期間，在尤金·畢德生（Eugene Peterson）所寫的書中讀到一句話讓我長久銘記在心：「牧者的首要職責，便是保持清醒，並帶領會眾一同保持清醒。」

這句話成了我數十年宣教旅程中最振聾發聵的提醒。我愈發體悟到，神國工人最核心的素質便是「清醒」。我們最大的試探，追根究底皆源於「神志模糊」：有時是被失敗的挫折擊垮，有時是被成功的掌聲沖昏，有時則是在盲目攀比中失焦。一旦陷入「不清醒」，我們便會本末倒置，迷失在關係錯亂、事奉失焦的迷霧中。

因此，我們必須時時回歸那最基本的邏輯基石：

神是誰？祂是創造和掌管萬有的主，滿有大能、信實、公義與慈愛。大使命並非我

們的重擔，而是祂必然成就的計畫；我們不過是有幸參與這份榮耀的受邀者。

自己是誰？我們既非拯救世界的彌賽亞，亦非天國廉價的苦力，而是被神親自贖回、因愛而生的兒女，受託去傳遞那份改變生命的呼召。

同工是誰？他們絕非角逐資源的競爭對手，而是神量身打造的「磨刀石」，旨在磨練我們的品格，更是天路上生死與共、相互扶持的夥伴。

敵人是誰？不是身邊的同工，更非尚未信主的群眾，而是那狡詐的撒旦。看清了這一點，我們才懂得謙卑儆醒，披掛屬靈的全副軍裝，在爭戰中得勝有餘。

神真正喜悅的服事究竟為何？並非亮麗的職稱、傲人的業績，或是虛浮的人氣，而是一顆單純愛祂的心，從生命深處自然流露出的馨香氣息。

清醒，是事奉者的第一天職。只有認清了「我是誰」以及「服事誰」，我們才能在功成名就時不竊取榮耀，在落魄艱難時不輕言放棄。

總的來說，我深深體悟，在服事路上，自己成長了多少，遠比許多耀眼的成就更寶貴。當然，宣教路上的學習不僅限於這五點，我會繼續觀察、省思，亦會繼續著筆分享。

從職業觀 探討宣教工場的神學教育

仁青

「職業」在社群裡面常用作定義身分。在不同文化之中，「職業」除了謀生，更反映了社會對身分、價值、責任的理解。而職業帶來收入、社會地位等，更進一步影響成功的定義。對牧者而言，牧職既源於上帝的呼召，亦同時面對真實世界中的經濟壓力、家庭責任與社會期望。因此，神學教育所關注的，不應只是神學知識的傳授，更包括如何幫助神學生理解自己將來所承擔的身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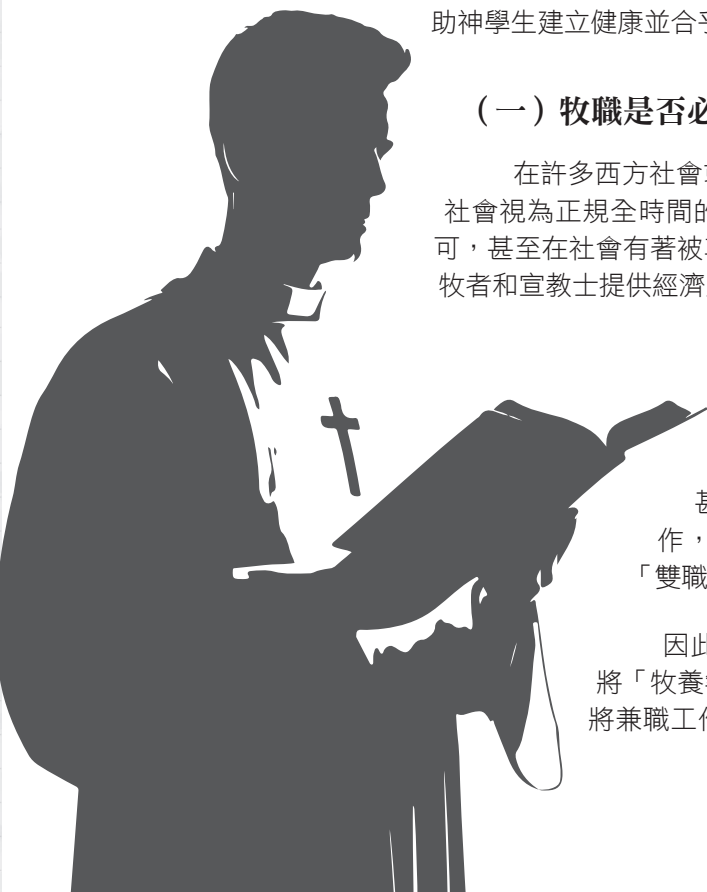
不同文化背景的宣教士，往往帶著對「牧職」的既定印象進入工場。然而，若這些理解未經反思套用於當地神學生身上，便可能產生誤解，甚至傷害。因此，宣教士在工場培育當地牧者時，除了提供牧養教會的裝備，更需要幫助神學生建立健康並合乎真理的牧職觀。

（一）牧職是否必然是一種「職業」？

在許多西方社會或宗教自由度較高的地區，牧職通常被社會視為正規全時間的職業。傳道牧師不僅在法律上獲得認可，甚至在社會有著被尊崇的地位及福利。教會普遍也樂於為牧者和宣教士提供經濟支持，使他們能專心事奉。

然而，在不少宣教工場中，情況卻截然不同。由於政治經濟或宗教條例的限制，牧職未必能成為全職工作。他們未必能得著家人的理解，在社會上甚至被邊緣化，或需要同時從事其他工作，以維持生計。這種學效保羅織帳棚的「雙職事奉」（徒18:3）並非罕見。

因此，宣教工場中的神學教育，必須避免將「牧養等於專職工作」視為不可動搖的真理，將兼職工作的當地同工視為「未能專心事奉」，



甚至認為其靈命或委身程度不足。而應幫助神學生明白，牧職雖在社會上被歸類為職業，但在信仰裡卻植根於神聖的召命。

（二）視牧職為職業的潛在危機：

1. 教會容易走向消費文化

當牧職被視為「職業」而忽略召命，其工作會更容易被事工績效來衡量，若會眾被視為「薪金提供者」，教會便可能落入消費文化的邏輯，牧者被期待滿足信徒的宗教需求，追求人數增長而非帶領信徒成長與委身。長遠而言，教會關係會逐漸由屬靈群體轉變為服務與消費的關係。

2. 牧職被限制於宗教功能

在許多社會文化中，宗教人士的角色主要是維持社會秩序與人生禮俗，例如婚禮、喪禮、祝福儀式等。他們雖受尊重，但信仰的角色會較為被動。

然而，基督教的牧職觀卻具有強烈的宣教性。主耶穌說：「要收的莊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」（太9:37）牧者不只是宗教儀式的主持者，更是被差遣進入世界的人。因此，神學教育不能只培養「宗教禮俗主持」，而應塑造具宣教心志的僕人領袖。

3. 容易將職涯思維取代事奉心志

若牧職被視為職業，神學生自然也會以職涯邏輯來理解事奉。例如：是否有升遷？薪酬是否增加？按牧是否代表地位提升？

然而，教會中的事奉除了外顯的「成功」，更多的是充滿自我隱藏、犧牲與忍耐等待的生命操練。按牧並不同升職，薪津也不一定與工作量成正比。若神學生缺乏召命觀，便容易在現實壓力與挫敗中失去方向。

（三）培育「召命觀」而非「職業觀」

誠然，神學院對於教會，在培養未來牧者上承擔「認證」角色。完成神學訓練，往往意味著一個人正式進入牧職體系。然而，若神學教育不能停留在知識傳授與資格認可，神學教育不應只是將人「抽離世界」，而應幫助人帶著福音重新進入世界。

在宣教工場裡的神學教育，往往會有很多年青信徒，在當代急速變遷的世界，若長期只停留在教會系統之內，反而可能逐漸與社會脫節，其牧養與講道也容易失去觸碰人心的能力。適度保留與社會的接觸，會讓他們更能理解人群的掙扎與處境。召命觀亦讓牧者不會將事奉局限於教會體制之內。今天許多地區的牧者同時身處職場當中，他們雖未必是傳統意義上的「全職傳道人」，但卻能無損他們牧職的召命。

不同文化對職業的理解，深深影響人如何看待牧職與事奉。當宣教工場中的神學教育忽略這些文化差異時，便容易將受訓中的神學生推向某種特定的牧職模式。願宣教士明白神學教育最重要的使命，不只是培育能夠在工場上「作牧者」的人，而是塑造願意在任何情況、無論在任何「職業」都能跟隨基督、傳揚福音、忠心牧養群羊的教會領袖。

那件看不見的外衣



——寫給事奉者的自我照顧小提醒 謝賢正

那個孩子，是你嗎？

還記得安徒生童話《國王的新衣》嗎？

國王穿著一件只有「聰明人」才能看見的衣服，站在眾人面前。其實，大家都知道他什麼都沒穿，卻沒人敢說出來，因為害怕顯得不聰明、不合群，或破壞氣氛。直到一個孩子，輕聲說出真相：「他什麼都沒穿……」

小時候，我以為這個故事是在嘲諷國王的愚蠢。長大後卻有了另一番體會——真正令我驚訝的，其實是那一群知道真相，卻選擇沉默的人。不是因為他們虛假，而是因為他們害怕。

如果這個故事像一面鏡子，也許它不只照向童話裡的國王和群眾，也照向我們自己。

我們那件「看不見的外衣」

對不少事奉者來說，我們的信仰生活與事奉角色，有時也會在不知不覺中，穿上一件「看不見的外衣」。

外表看起來，我們很忙、很投入、很忠心；但內心深處，可能早已感到疲累、緊繃，甚至有點「魂不附體」。這件外衣之所以如此真實，是因為它不只讓別人安心，也讓我們自己安心。

它默默地告訴我們：

「我還可以。」

「再撐一下就好。」

「我這樣忙，這大概就是忠心事奉該有的樣子吧。」

於是，我們學會把自己包裝成別人期待看到的樣子；
久而久之，連自己真正的狀態，也看不清了。

我們繼續往前走，卻很少停下來問一句：
我現在，其實過得怎麼樣？



一頓飯的回想



我還記得剛參加教會時，有一位肢體邀請我吃飯。我其實很期待，想藉著這個機會彼此認識，也分享自己的故事。

但那頓飯的對話，說實話真的有點像一場見工面試——他詢問我的背景、過往經驗、恩賜，以及我覺得自己能在哪些方面幫助教會等。當這些資訊差不多問完後，談話也自然地告一段落。

那一刻，我心裡湧上一種說不出的失落與空白。

有趣的是，我並沒有因此離開教會。我留下來，繼續投入，但慢慢被捲入那個永無止境的忙碌漩渦，在教會生活的節奏中，成為群眾的一員。

回頭看，這其實是一種我們都很熟悉的文化：我們很自然地用「做什麼」來定義「我是誰」，也用事奉的多寡，來衡量自己的屬靈程度與忠心表現。

忙碌，往往不是出於壞動機

多年過去，我在教會裡不斷服事——司琴、敬拜帶領、細胞小組組長、主日學老師、執事、領袖團隊成員。再加上全職工作，生活被事工與會議填得滿滿。

我們在講道中常被提醒，要像馬利亞一樣安靜在主腳前，而不是像馬大一樣忙亂；但現實中，我們總覺得事情太多了——如果我停下來，好像整個系統就會崩潰。

外表看來忠心委身，但內心卻越來越容易煩躁、失去耐心。現在回看，那不是因為信仰退後了，而是因為內在生命早已被過度消耗。我們很擅長安排事工、解決問題、推動進度，卻不太習慣照顧自己的內在世界。

慢下來、安靜地與主同在，而不只是為主不停地做事，對很多事奉者來說，其實並不容易。宣教士在向差會及教會交代事工時，也就很容易慣性地再次把那件「看不見的外衣」穿上。

「你在哪裡？」一個溫柔的問題

《創世記》中，神問亞當的第一個問題不是責備，而是：「你在哪裡？」那是一個關於狀態的問題，而不是表現，是一個帶著慈愛的邀請。不是「你做錯了什麼」，而是「你現在，在哪裡？」

然而，人往往選擇躲藏。

很多時候，我們穿上外衣，不是因為虛假，而是因為想保護自己——害怕讓人失望，害怕被拒絕，害怕一旦停下來，就顯得不夠屬靈。

我們建立各種外在結構來保護自己、鞏固自我價值：成就、角色、事奉、他人的肯定。當這些包裝披上宗教外衣時，拆解就變得更加困難。

假我的特徵，其實並不陌生：自我保護、操控、防衛、自我推銷、害怕被看見軟弱。而其底層情緒，往往是恐懼。



屬靈成熟，必經內在之路

我們以為屬靈生命是向上、向外；卻忽略了，與基督的關係，也必須向內。我們不太願意面對情緒——特別是憤怒、悲傷、恐懼。我們認為那是軟弱、浪費時間，甚至會拖慢事工的進度。

但事實是：若你想認識神，先要認識自己。
通往神的道路，必然經過自我認識。
成熟的門徒，不是沒有陰暗一面，而是有勇氣正視它。

當我們對內在狀態不敏銳時，我們容易活在否認與幻覺中；
而當我們不在現實中，也就不在真正的屬靈生命裡。
真正的屬靈生命，並不是逃避現實，
而是面對現實的勇氣。

自我照顧，也是屬靈的一部分



自我照顧，並不是自我中心；
而是承認我們是有限、有情緒、有需要的人。

當我們願意誠實面對自己的疲累與需要，
不是變得軟弱，反而更能真實地走在跟隨耶穌的路上。



 謝賢正

生於香港，曾於英國及荷蘭求學，現於阿姆斯特丹擔任全職心理治療師。專業領域包括情緒壓力、創傷修復、跨文化與家庭關係，以及人生階段轉變的支持。除心理治療工作外，謝弟兄亦於荷蘭不同華人教會參與講道服侍，並與國際差會合作，為宣教士提供心理輔導服務。結合信仰與心理認識，協助不同背景的人更好地理解自己、管理壓力，在信仰與生活之間尋找平衡。

一個溫柔的停頓

也許今天，我們需要的，不是做出什麼重大的改變。

或許，只需要一個小小的停頓。

如果你願意，可以為自己寫下一個句子：
今年，我想對自己_____一點。

也許是溫柔一點，慢一點，誠實一點，接納一點，
或允許自己休息一點。這不是退後，而是為了能更真實地繼續走下去。



瞥見一隅：南亞系列

世界之巔下的 信仰圖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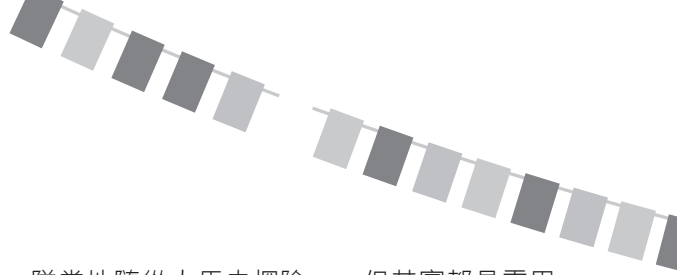
南亞地區的地緣很特別：除了兩個島國斯里蘭卡和馬爾代夫、兩個沿海國印度和孟加拉外，還有兩個隱世的山國。有人稱她們是人間最後的樂土，有人形容她們神聖不可侵犯——尼泊爾和不丹，處於全球最高山脈之中，宗教政治、風土民情，好像從來不進世人視線之內，增添了幾許神秘感。這次，我們先來認識尼泊爾。

尼泊爾是個內陸國，北部喜馬拉雅山脈成為與中國分隔的天然屏障，其餘三面則被印度包圍。國土面積接近15萬平方公里，比柬埔寨或中國廣東省更小，但南、北二端卻有8800米的海拔差距。首都加德滿都位於國家中部海拔1300米，人口290萬，是全國人口十分之一。

超過80%的尼泊爾國民信奉印度教，使其成為該國的主要宗教。當地信徒主要敬奉濕婆，以及印度教中的眾多女神。¹不得不提，佛教創立的起源卻

1 本質旅遊《本質故事·尼泊爾專欄》<https://essence.travel/essence-in-south-asia/nepal/nepal-festival/>





與她息息相關：西元前七世紀，佛陀釋迦牟尼是出生於尼泊爾的王子，對當時印度教的教義產生疑問，經過潛行苦修，最終「頓悟」創立了佛教。當時佛教曾有一段相當興盛的時期，直到西元九世紀，經過改革後的印度教再次興起，重新主導印度的宗教文化。只是，信仰文化經過長年累月的植根，而且佛、印二教也可以說是出於同源，現時的尼泊爾人雖口稱是印度教徒，但信仰裡還存留很多佛教元素，甚至她們可以共同使用同一處宗教場所。由於深受宗教信仰影響，尼泊爾人十分重視祭祀和宗教節慶。每年不同季節，都為新年、工作、豐收、家庭各種「大事」慶祝一番。人們穿著絢麗服飾，聚集一起唱歌跳舞，既是祈福，也是聯誼。也許正因如此，世人覺得他們是快樂、友善，同時帶有幾分神秘色彩的民族。

對更多人而言，尼泊爾之所以聞名於世，皆因世界十大高峰中，她便獨占八席。喜馬拉雅山脈孕育了世界第一高峰——珠穆朗瑪峰，多年來一直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探險家和登山家，前來挑戰攀登這座世界之巔。許多外國人覺得，登上「世界第一高峰」是一場競賽，是一種個人成就，也希望能被記錄為世界紀錄的一部分；然而，對當地人，尤其是山區住民而言，這座高峰卻是一處神聖莊嚴的聖地。面對聖山的挑戰者，也許充滿著矛盾：他們既是神山的騷擾者，同時也是山區住民所仰賴的經濟提供者。這群當地住民是尼泊爾的雪巴人，他們熟悉山區地形、擁有驚人的卓越體能，近一百年來都是攀山探險家不能或缺的助手。然而往往揚名於世的只有探險家，卻沒有幫忙引路、運輸物資的雪巴人份兒。其中一個雪巴人在記錄片《勇闖世界14高峰：挑戰不可能》如此描述²：

「許多與雪巴人上山的外國登山家，活像過去前往非洲或中南美的白人探險家，帶著大

隊當地隨從人馬去探險——但其實都是雪巴人（跑在前面）幫你固定好繩索，你只需爬上去就好。」

友善待人的背後，也許隱含著尼泊爾人對外國人的另一種觀感。

在一個嚴守信仰傳統的印度教國度中，叫人改變信仰被認為違法行為，而且外國人又留下一定程度的不良印象……那麼，被看作外國人宗教的基督教，在尼泊爾處於什麼樣的位置呢？根據網上資料，2001年的普查記錄顯示，尼泊爾的基督徒比例只得11萬（0.45%），2011年增長到38萬人（1.4%），2022年一項可靠的調查記錄顯示有68萬人（2.2%）³，每十年都達到倍增的情況，數據令人鼓舞，因而尼泊爾被視為全球基督徒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。另一方面，長久以來，天主教與基督教在當地的慈善事業，如辦學與扶貧等方面，皆具有相當影響力。加上相較於「種姓制度」所帶來的不平等，基督教所強調的無私之愛與平等價值，在受壓迫與貧困的群體中引起了強烈迴響，因此皈依基督教的人數亦逐漸增加。

教會逐漸興旺，逼迫也隨之加多。宣教士冒險公開派發聖經、傳揚福音，或信徒因誤觸文化禁忌而陷入衝突（如殺牛、吃牛肉等），都可能引發部分極端印度教徒的反感與攻擊。

辦學與扶貧平台，加上信徒美好的見證，固然為基督教提供了持續發展的空間，但教會同時也需留意各種信仰表達的合宜性，避免對當地宗教與文化造成衝擊。畢竟，在宣教國度中，被逼迫、囚禁、驅逐甚至殺害，工人少一個，都嫌多。

2 林志都《今天來點跨文化，換日線》» <https://crossing.cw.com.tw/article/16724>

3 基督時報 <http://www.chinachristiantimes.com/>

蓄勢待發 >>>

尋索祂在我身上的旨意

 吳少怡

我已於2026年4月頭到達了非洲東部內陸國家——烏干達，開展一年短宣之旅。藉此機會想與大家分享，上帝如何引領我，一步一步地走向這個決定。

我在母會已參與過數次短宣，那時候很青澀地認為可以順道旅行看看這世界，多好！記得到過雲南、馬來西亞、澳門，最後一次就是非洲烏干達。憶起每一次到訪不同的訪宣地點，進行的那些活動，都有很深刻的體會及感受，上帝藉著短宣讓我們看到祂的大能，沒有限制；祂愛所有人，不分國籍、膚色、種族。每次訪宣，都讓我更堅定、更確信上帝。漸漸了解訪宣不是旅行，而是看見上帝在這個大不同的世界裡所做的工。

第一次

2018年暑假第一次到訪烏干達，那時候主要協助服事中學生、小學生及幼稚園的小朋友，把信仰元素融入遊戲及手作中與他們分享。印象最深刻的一次，是與中學生做了手工後，他們用歌聲表達對我們的感謝——只有一把結他，還有他們最純粹的歌聲。聽了幾句後，我走出課室，哭成淚人，那畫面太美了！那是最純粹、最原始、最真摯的——生命本該是這樣……社會灌輸我們過多的期望、資訊、物質，叫我們一味追逐外在的事，忘了本質。這一次回港後，感動已存在心裡，當地小孩的樣貌及笑容偶爾會浮現在腦海中。

第二次

後來，2019年發生COVID-19，我便把這感動擱置下。2024年頭，教會姊妹告知我將於暑假到烏干達訪宣，因溝通問題，當我再查問時，已截止額滿了！我難掩失落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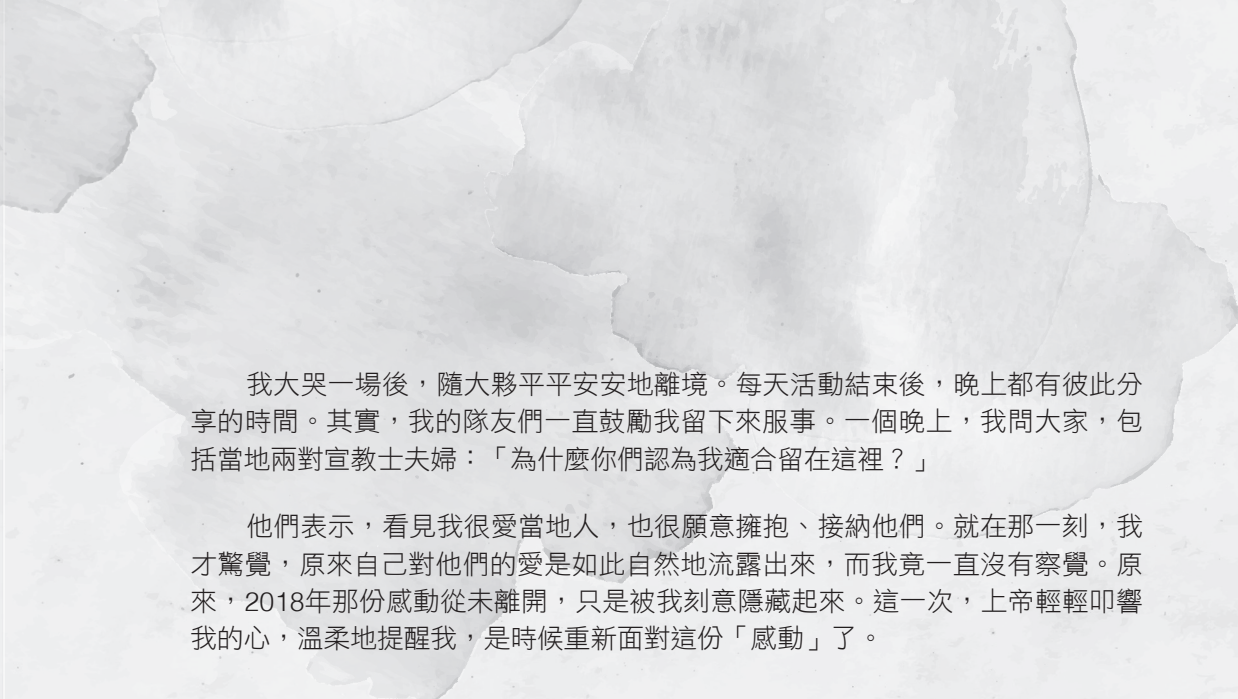
但之後又因一位姊妹到神學院讀書，騰出了一個名額，由我補上——我深深相信，上帝開了這扇門。

出發前，我向上帝求問：「祢可否告訴我，祢想我怎麼做？祢想我出去嗎，祢認為我適合嗎？」當時狀態很差，無緣無由滿心焦慮、擔憂。家恩送了些卡牌給我和隊友，在機場集合時，我翻看抽到的卡牌，忍不住哭了。卡上寫著：

我寶貝的孩子，我愛你，
就連你的頭髮我都數算。
你充滿創意與活力，
時常有許多獨特的想法與觀察，
如同那萬綠叢中的一朵紅花，
美麗綻放！
我要將信心持續加添給你，
專心來尋求我的話語，
我將屬天的智慧與眼光大大賞賜給你！

愛你的天父





我大哭一場後，隨大夥平平安安地離境。每天活動結束後，晚上都有彼此分享的時間。其實，我的隊友們一直鼓勵我留下來服事。一個晚上，我問大家，包括當地兩對宣教士夫婦：「為什麼你們認為我適合留在這裡？」

他們表示，看見我很愛當地人，也很願意擁抱、接納他們。就在那一刻，我才驚覺，原來自己對他們的愛是如此自然地流露出來，而我竟一直沒有察覺。原來，2018年那份感動從未離開，只是被我刻意隱藏起來。這一次，上帝輕輕叩響我的心，溫柔地提醒我，是時候重新面對這份「感動」了。

信心

2024年8月回國後，沉澱、祈禱。10月我主動致電華傳，分享我的感動。多次來回溝通後，華傳建議我先參與一年的「實習宣教士計畫」。面試過後，我仍感到戰戰兢兢。雖然只是去一年，但家鄉、本來的生活方式和習慣等，都需要暫時放下……然而，上帝一步一步陪伴我走過。

記得籌備期間，出現了許多令人憂心的事情，但上帝教導我學習等候。「Don't rush, I will handle it.（不要急，我會處理）」這是很深刻的提醒。聖靈提醒我，這是一份信心的功課！在人不能，在上帝絕對可行。

很真實地說，對一個在城市中長大的我而言，要放下原有的一切，去追尋未知和不確定的道路，需要何等大的勇氣和信心，才能跨出這一步？這不是為了表現自己的勇敢，而是更想表達：為了上帝，我願意用這一年的時間去尋索祂在我身上的旨意。因為過去的經歷不斷告訴我，上帝就是那位信實的上帝。

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，我所需要的，祂都必加給我。首要的，是定睛於上帝。

踏上宣教路 April

當四月暖陽灑在紅土地

我是一名剛剛踏上工場的宣教士——April，一個很普通的名字，卻因上帝賦予的新意義而不再一樣。

宣教士所結的宣教果子

我常說自己是在宣教士「生養」下成大的，親身見證並經歷了宣教士、短宣隊及支援者的付出。他們跨越地域、不計代價為靈魂所做的一切，奠定了我信仰的根基，也在我心中撒下了宣教的種子。

20年間，上帝引領我從旁觀者，到參與者，繼而成為接棒者。如今使命在肩，雖覺沉甸甸，卻因自身經歷而心懷盼望——宣教播撒的種子，必將繼續成長繁衍下去！

聽到烏干達的呼聲

我人生的前半場，烏干達於我不過是地圖上一個模糊的座標。上帝卻在我尋求探索、進深裝備時，藉著一位導師，指引我航向這片從未預想過的紅土地。

從初聞時的陌生，到禱告後的篤定，我見證了祂奇妙的作為——所有引線，最終都指向了烏干達。這不僅是地理上的遷移，更是上帝對我這器皿的全新陶造。就這樣，我踏上了前往紅土地、落實異象的短宣旅程。

前往工場途中，我在香港機場與短宣隊會合。候機時，神藉隊員們分享的影片與照片，不斷觸摸我心，我不禁潸然淚下。而工場中心的那副壁畫，以及林安國牧師那句：「船被造，不是為了風平浪靜的避風港，乃是為驚濤駭浪的深海洋」，讓我明白——啟航之時將至。

然而，真正讓異象「落地」的，是抵達後的第二天，與當地孩子一同遊覽動物園。當我沉浸在與孩子們遊園的歡聲笑語時，董牧指著遠處一群身著綠色校服的孩子道：「那是穆斯林學校的孩子，現在很多伊斯蘭機構在這裡投資建學校，為爭取下一代。」

這番話直擊我心——是啊，基督徒在哪？倘若我們因吝惜而退縮，豈不是將靈魂拱手相讓？

沒有行動的異象是死的

一個月的短宣，上帝成就了所有印證。祂又藉著一位講員說的一句話：「Vision without action is dead（沒有行動的異象是死的）」，引領我回應了祂的呼召。

回看過往，無論是人海中的匆匆擦肩，還是生命里的破碎瞬間，都藏著祂的大愛。我就像被百般寵溺的小女孩，懵懂地走在祂預備的恩典之路上。直到祂叮地一聲開啟我的心——原來所有的兜兜轉轉，都是為了讓我的生命在進入祂的命定。願我這縷「四月暖陽」，能不負主托，成為多人生命中的暖陽。

邀您同行——一同溫柔發光。

窗內有光 ✦ 陳雅蘭

窗內有光

在宣教故事裡，我們常看見前線的腳蹤——跨越文化的服事、與人同行的見證、以及福音傳遞中的喜樂與挑戰。然而，這些可見的成果背後，還有一群默默守望、細緻承托的同工，他們或許不在鎂光燈下，卻在後方讓這份光持續燃亮，成為宣教事工得以不斷前行的重要力量。他們，就是一群同樣不可或缺的後方支援者。

感謝神，自2015年加入華傳以來，我被託付在一個看似平凡卻意義深遠的位置上，扮演一位站在窗內的角色。今天打開窗，邀請您走進宣教後方的真實日常，看見那些鮮少被述說、卻始終支撐前線的點滴事奉。

後方的工作，往往不具戲劇性，卻有持續的責任與細緻的擺上。從幕後事工的籌畫與推動開始，每一個宣教計畫的誕生，都不是一時熱情，而是經過禱告、討論與反覆評估的過程。我們需要思考禾場需要、同工恩賜、資源配置，以及長遠發展的可能性。這些看不見的預備，正是前線能夠穩健開展的根基。

資源籌募與管理，是另一項關鍵卻不易被理解的工作。宣教從來不是單靠感動推動的事工，它同樣需要實際支持與嚴謹的管理。每一筆奉獻的背後，都是信徒的信任與託付，因此如何妥善運用資源，使之發揮最大效益，是後方同工必須謹慎面對的責任。從預算編列到支出監督，從緊急需要的應對到長期支持的規畫，這一切都關乎宣教工作的持續與健康。

“後方的工作，往往不具戲劇性，卻有持續的責任與細緻的擺上。”

在同工的徵召與差派上，我們也承擔著重要角色。一個人回應呼召，是陪伴的開始——從初步了解與分辨，到裝備與訓練，再到差派前的預備，每一個階段都需要耐心與關懷。宣教士被差派出去，並不意味著他們「離開」了，而是進入一個更需要被支援與同行的階段。後方的責任，正是在這條路上持續與他們並肩。

宣教士的關顧與支援，是後方事奉中最貼近人心的一環。長期在異地服事，他們面對的不只是文化差異，還有孤單、環境壓力，以及事工上的挑戰。後方需要成為他們可以依靠的支持網絡，無論是在情緒低落時的一通問候，還是在突發狀況中的及時協助，都可能成為他們繼續堅持的力量來源。

有時，這些支援體現在具體而瑣碎的事務上，例如保險、醫療、簽證與行政手續，甚至是與差派教會之間的溝通聯繫。這些事情看似細微，卻直接影響宣教士的生活穩定與事奉品質。後方的角色，正是在這些細節中體現出愛與責任，讓前線同工可以無後顧之憂地專注於使命。

與此同時，與教會之間的聯繫與協調，也是一項不可忽視的工作。宣教從來不是個人行動，而是教會整體的參與。後方需要在宣教士與教會之間建立良好的溝通橋樑，讓資訊能夠真實流通，讓代禱能夠具體落實，也讓教會更深參與在宣教的使命中。當教會不僅是「支援者」，更成為「同行者」時，宣教的果效也將更加深遠。

「窗內有光」這個意象，對我而言，不只是一個角色的描述，更是一種提醒。光，並不一定來自耀眼的舞台，它也可以在安靜的角落中持續發亮。後方的事奉，或許少有人看見，卻真實地參與在神國度的擴展之中。當一盞燈

在窗內點亮，它所發出的光，不僅照亮室內，也會從視窗透出，成為遠方行路人的指引。

這些年來，我逐漸體會到，宣教並不是前線與後方的分割，而是一體的配搭。有人被呼召走出去，也有人被呼召守望與支援；有人在異地播種，也有人在本地澆灌。不同的位置，卻承載同一份使命。若少了後方承托，前線的腳步將難以持久；而若沒有前線回應，後方的付出也失去方向。

在這個過程中，我也不斷被提醒，後方的事奉同樣需要屬靈根基。若只是處理事務，很容易陷入忙碌與疲憊之中；唯有在神面前不斷更新，才能在看似重複的工作中，仍然保持使命熱度。每一次禱告、每一封往來的郵件、每一項行政的處理，都可以成為敬拜的一部分，當我們是為主而做，就不再有「大小之分」，只有「忠心與否」。

回顧這段旅程，我心中充滿感恩。感謝神讓我有份參與這看似隱藏、卻意義深遠的服事；也感謝許多同路人，在不同崗位上彼此配搭，一同承托這份使命。我們或許不會被記得名字，但神看見每一份忠心，也記念每一滴為祂國度所擺上的心血。

願「窗內有光」不僅是我個人的故事，也成為更多人的提醒與邀請。也許你未必被呼召踏上遠方的土地，但你同樣可以在後方成為那一束光——透過禱告、奉獻、關懷與參與，讓宣教的火持續燃燒，讓更多人得以看見盼望。

當窗內有光，黑暗就不再完全；當眾人同心，這光就能傳得更遠。願我們都在各自的位置上，忠心點亮那一盞屬於自己的燈，一同照亮神所託付的世界。



陳雅蘭 華傳新加坡辦事處主任

生命中的預備

吳晨星

寫這封信，是為了感謝教會和華傳一直以來對我和家人的支持。我想藉此分享搬到加拿大後的經歷，包括適應新環境，在那些順境和逆境中，神如何透過放在我生命中的人們，經歷祂的恩典和帶領。

2021年新冠疫情後，神為我開了一扇門，讓我能夠到英屬哥倫比亞大學（UBC）修讀心理學。在UBC的經歷中，我更了解自己，也更清楚地體認到未來服事神子民的方向。我是宣教士的孩子，從小在蒙古長大，與父母多次探訪城市中最貧困的地區，也和生活在貧困環境中的孩子們一起長大。這些經歷讓我意識到，內心深處對那些受傷、飽受苦難和壓力的人，特別有負擔，特別柔軟。

過去五年，我擔任UBC「憂鬱、焦慮和壓力實驗室」志工，曾陪伴一位患有自閉症和整體發育遲緩的孩子，此外，也在UBC第十教會兒童事工和敬拜團隊服事。我想，神賜給我一顆能夠體會同理他人的心，去關心和幫助那些正在受苦的人。我也漸漸看到，輔導工作能夠將我的個人特質與服事他人的心志完美結合。

畢業後，我計劃先工作一段時間，不論是在業界或神為我預備的其他道路上，直到有能力負擔輔導心理學研究所的學費，並成為一位合格的心理治療師。在這

段期間，請為我禱告，祈求神指引我，讓我能走向祂要我去服事或協助的群體。

我非常感恩，神透過許多教會、一起服事的華傳同工及領導們，給予我們許多支持。經由華傳，家父得以與其他宣教士連結，他們主動地聯繫我，在生活上幫助我，並把我介紹給他們所認識的人，這讓我在舉目無親的加拿大有了一個基督徒的社群並融入其中。

在大學期間，我也經歷過不少困難，包括經濟上的壓力，以及尋找住處時所面對的挑戰。但我始終仰望神，深知祂與我和家人同在，體恤我們的處境，一步一步引導我們。華傳的宣教士朋友，以及他們所認識的基督徒家庭和弟兄姊妹，也幫助我更加親近神，助我堅持不懈。

感謝神，透過華傳和基督徒朋友，向我展現祂的慈愛與支持。我也感謝神，在我們生命中的預備和供應，使用我們去傳揚福音、扶持彼此，並為別人的生命帶來影響。

願神祝福大家！

宣教同行2026

植愛於里約與清邁

在巴西里約的街頭、泰國清邁的草地上，有許多孩子正渴望被看見，等待著愛與引導。華傳宣教士深入當地，透過「活動中心」與「足球事工」成為孩子們的生命導師，將福音與盼望帶進每個家庭。

我們邀請您，成為這份生命工程的共同植樹者與護林人。



01 巴西里約：守護華人二代，建立屬靈磐石

【兒童、青少年福音營與少年團契】

里約熱內盧，這座熱情的城市裡居住著數萬名華人。身處多元文化衝擊中的「信二代」與華人青少年，正處於價值觀建立的關鍵期。他們需要的，不僅是一個遊樂場，更是一個充滿安全感、能認識真理的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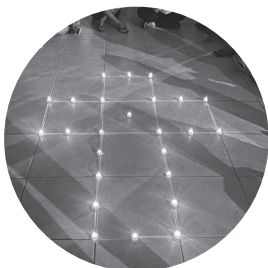
・我們的使命：透過營會、聚會及小組，讓信仰在6 - 18歲的孩子心中紮根，並以孩子為橋樑，讓福音走進長期觀望的華人家庭。教會已成立提摩太少年團契，盼能藉由營會與持續訓練，為神國培育青少年領袖。

・資金用途：所籌得的資金將主要用於推動兒童及青少年事工，包括舉辦營會及訓練活動的場地租金、膳食開支及交通接送，讓更多孩子能安全穩定地參與活動。資金亦將投入於購買活動所需物資，並在教會設置適合兒童與青少年的互動及體育設施，以建立健康交流、持續參與的平台，進而促進關係建立與生命成長。

支持方案：

・ 每年需8,000美金 ・ 服務人數：30人

♡ 每支持80美金 = 離目標更近1%





02⁹ 泰國清邁：滾動生命，建立品格紀律

【清邁足球事工】

在清邁，足球是男孩們的共同語言。許多來自泰國、揮族與緬甸家庭的孩子，放學後往往缺乏陪伴——足球場便成了最好的教室。



・我們的故事：自2025年7月啟動以來，參與人數已從30人成長至50人。透過規律的體能訓練與陪伴，孩子們不再沉迷手機，而是學會了紀律、責任感與團隊合作，家長們也看見了生命的蛻變。

・我們的目標：透過足球建立穩定的關懷平台，引導8 - 15歲具佛教背景孩子，在汗水中經歷上帝的愛，建立正向價值觀。

支持方案：

・ 每年需3,500美金 ・ 服務人數：50人

♡ 每支持 70美金，即可資助一名孩子參與一整年的足球課程。

您可以如何參與？

- 1. 奉獻支持：** 您的每一份資助，都是孩子生命成長的美麗澆灌。
- 2. 恆切禱告：** 為宣教士的體力、智慧，以及孩子們的心門開啟禱告。
- 3. 分享異象：** 將這份需要分享給身邊有負擔的弟兄姊妹。



歡迎掃碼了解更多，
聯絡我們：ssau@goimission.net



誠邀您成為 本會的同行者

- ✓ 為本會固定恆常代禱
- ✓ 在所屬教會／地區舉行「為普世宣教祈禱會」（本會可提供資料）
- ✓ 邀請本會的同工到教會／機構分享宣教事工
- ✓ 成為本會義工
- ✓ 定期收閱《華傳》期刊（免費）
- ✓ 一次性／每月奉獻支持華傳各地宣教工場事工項目

(i) 歐亞非區

烏干達、阿聯酋

(ii) 美洲區

美國、墨西哥、巴拿馬、哥倫比亞、巴西

(iii) 東亞／東南亞區

台灣、日本、蒙古、
柬埔寨、泰國、馬來西亞、
新加坡、印尼

(iv) 創啟區





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

謝謝您的禱告和奉獻
以致賜恩的神
在我們的缺乏上
顯出格外的恩惠



奉獻表格

我願意...

- | | |
|--|---|
| ☐ 為本會固定恆常代禱 | ☐ 在所屬教會 / 地區舉行「為普世宣教祈禱會」 |
| ☐ 成為本會義工 | ☐ 定期收閱《華傳》期刊 |
| ☐ 邀請本會的同工到教會 / 機構分享宣教事工 | |
| ☐ 一次性 / 每月奉獻支持華傳以下項目： | |
| ☐ 經常費 | 加幣 \$ _____ |
| ☐ 宣教士 _____ | 加幣 \$ _____ |
| ☐ 宣教工場 _____ | 加幣 \$ _____ |
| ☐ 特定事工 / 項目 _____ | 加幣 \$ _____ |

奉獻細則

- 請填妥表格後封口，以郵寄、傳真或電郵的方式交至本會辦事處。
- 所有加幣 \$20 或以上奉獻均可獲發退稅收據。

使用個人資料同意書

本人同意 / 不同意華傳使用所持有本人 / 教會 / 機構的個人資料（包括姓名、電話號碼、傳真號碼、電郵地址、郵寄地址資料等）用於活動、課程、招募、宣傳推廣及邀請、籌款、收集意見等相關訊息。

簽名 _____ 日期 _____

奉獻者資料 (請用中 / 英文正楷填寫)

姓名 (英): _____ (中): _____
(先生 / 小姐 / 女士 / 教會 / 機構)

電 郵: _____

聯絡電話: _____ (住宅) _____ (辦公室) _____ (手提)

通訊地址: _____

奉獻方式 (請選擇以下其中一項付款方式)

1. ☐ 支票奉獻 抬頭請寫: GO International Canada

2. ☐ 銀行直接存款 Interac e-transfer
電郵: donate@gointl.ca (請註明地址及支持項目)

3. ☐ 網上信用咭及PayPal奉獻
(PayPal 會收取 1.6% 手續費)

A. 請直接掃描二維碼 ►►



或

B. 請直接登入 www.gointl.ca

4. ☐ 每月奉獻

你可以用銀行自動轉賬的方式來支持我們的事工，請電郵/郵寄一張VOID支票給本辦事處

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(Canada)
63 Silver Star Blvd., Unit C17,
Toronto ON M1V 5E5

並註明每月轉賬金額及支持項目。款額會在每月的25日過賬，退稅收據將隨後發出。

5. ☐ 奉獻股票 / 債券 / 基金

如欲以股票 / 債券 / 基金方式奉獻支持，請電郵至donate@gointl.ca。同工會與你聯絡。

查詢電話: 1-888-917-2111或416-756-2111
電郵: donate@gointl.ca



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

由全球各差派地區的教會、牧者和基督徒一起連成一個國際性的差傳網絡。現有來自各地的同工約二百位，在全球各地作同文化及跨越文化工作。

工作範圍包括：

- 一、推動差傳/差傳教學
- 二、招募和訓練宣教士
- 三、開荒佈道/建立教會
- 四、工場拓展/開發
- 五、出版差傳刊物/書籍

目前全球四大區的十三個宣教工場皆每年擬發展計畫，增加事工及人力，此外還有多個工場等待開發，因此急需積極招募新宣教士加入團隊，拓展天國大業，更需教會認領這些工場，共同參與。

毫不保留、絕不退縮、從不後悔



Photo from Akhil Pawar Unsplash

經費需要

教育與福音並行——緬甸社區事工

感謝神的恩典，讓我們透過教育平台接觸當地社區，將基督的愛帶給有需要的人。

一、榮益學習中心 (Myanmar SDG)

榮益學習中心提供漢語教育，服事對象包括兒童及職業青年。學習漢語不僅幫助他們提升升學與就業機會，也成為我們與當地居民建立關係、分享福音的重要平台。

二、Zion Hub 貧民窟社區事工

(一) 補習班

自2025年起，我們在當地貧民社區開辦補習班，為小學至中學生提供課業輔導，並支援兩位當地基督徒姊妹成為全職同工，陪伴學生成長，也藉此接觸家庭、建立信任。

(二) 幼兒園事工

由於許多家庭無力負擔幼兒教育費用，不少幼兒缺乏適當照顧與學前教育。因此，我們在同一社區開設幼稚園，服事這些孩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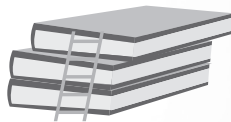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深信，幼兒階段是撒播福音種子、建立品格與價值觀的重要時期，盼望孩子從小認識神，在健康的環境中成長。

事工經費需要 (每月)

項目	金額 USD
榮益學習中心	330
Zion Hub 當地同工 (2 位)	326
Zion Hub 幼兒園設備與教材	100
每月總計	756

願神使用這些微小的服事，成為祝福社區的管道，並將福音的盼望帶給下一代。也懇請弟兄姊妹為人力、物力及財務供應代禱，使各項事工得以持續發展。

若您有感動給予經費支持，奉獻支票可寄至加拿大華傳，支票抬頭: GO International Canada
奉獻請註明「緬甸社區事工」
郵寄地址: 63 Silver Star Blvd., Unit C17, Toronto, Ontario, M1V 5E5



陳琴鵬



啊，是有點久遠了。

那個我離開的校園，夢想的搖籃，偶爾仍幻彩般出現在夢裡。一次次，我給孩子說起那些校園故事，像放下一顆顆小石子，一起鋪一條通往知識殿堂的路。我曾經的憧憬，慢慢成了他的憧憬。

只是，它悄然，卻又急速地，換上了一副我不再熟悉的模樣。

郵筒和公共電話亭早已隱沒，成了時代的背景板，如今，人手一機，在虛擬與現實之間頻繁穿梭。有人在凌晨三點的宿舍裡滑手機，試圖用信息、無盡的資訊填補空白；熱鬧的聊天室與網路論壇，早已化作時代裡一幀閃爍的記憶。如今，校園的議題不再只是成績與升學，更多人把自我價值交給了排名、流量與點讚數。

然而，在那陌生的樣貌底下，藏著的，卻是熟悉的氣息——焦慮、孤獨與身分迷失，在人群中看似熱鬧，內心卻長久失語。惆悵與徬徨穿越了一個又一個時代，落在這個科技高速運轉、流動的世代裡，更顯混沌、失控。

漸漸的，校園成了世界鏡頭聚焦的地方，常以不同的模樣登上社會新聞——暴力、霸凌、性、毒品，以及逐年攀升的自殺率。彷彿硝煙未散，戰場卻已悄悄轉移。昏暗失序之中，在一切看似不再單純的校園生活裡，我想起那最純粹的救恩故事，也想起——還有福音。

以及，還有一群始終帶著盼望、提燈走進校園的人。



「只要何處有學生在掙扎，或迷失方向、或缺乏滋養、或誤入歧途，我們就在那個地方實踐耶穌基督的愛。我們就好像『提燈人』（The Lamp-bearer），燈火不是為了照亮對方的缺點，而是為了照亮他腳下的路，防止他摔跤。」〈提燈人·劉鳳英〉

同樣多年投身校園事工的田正平也說：「校園事工的價值，不只在於帶領學生信主，更在於他們人生最關鍵的階段，幫助他們在這位不改變的上帝裡面找到錨定。」〈走進液態校園：在流動的世代中，與大學生一起尋找那不變的福音〉

福音若要被聽見，必須先被理解為一個「在生活中發生的好消息」。不只走進校園，更要走進學生真實的心理空間——在被聽見之前，先聽見他們。

那些沉默失序的背後，是許多真實的痛，是尚未被看見、未曾被處理的情緒創傷……真正的陪伴，是願意走進那團複雜，真誠對話，成為一個堅韌而穩定的存在。

讀到這裡，回憶變得溫柔。

我也是一個被陪伴的人。那盞微光，曾穿過我的疑惑與憂懼，靜靜照亮心房，走過青春裡那些莽撞狼狽的日子。

孩子換上整齊校服，準備出門了——晨昏夜晚，我願意為他點亮一盞燈，從一段路，到另一段路。

我相信，不管是在校園，還是在人生每一個岔路口，神都會為他預備許許多多的提燈人；我也相信，有一天，他也會提起神放在他生命裡的那盞燈，照亮自己、照亮他人。





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(加拿大)
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(CANADA)



奔向骨肉之親，走遍人居之地
REACHING OUR KINSMEN, TOUCHING ALL NATIONS

📍 63 Silver Star Blvd., Unit C17, Toronto, ON M1V 5E5

☎ 416-756-2111 / 1-888-917-2111

🏠 www.gointl.ca

✉ info@gointl.ca

📘 GO International Canada

讓盼望， 在瓦礫中萌芽



6月24日，大地震動，重創了委內瑞拉北部。

許多家庭失去了遮風避雨的住所，熟悉的街道成了瓦礫……
塵土飛揚，驚懼瀰漫，孩子們驚恐地抱著父母，尋找身心安放之處。

根據UNICEF估計，這場災難已影響約180萬人，
其中包括68萬名兒童。他們迫切需要食物、飲水、庇護，
以及一份來自你我的關懷與希望。

華傳將與委內瑞拉當地華人教會、國際基督教救援組織合作，
一同投入災後救援工作，陪伴受災家庭走過最艱難的時刻。

此次所募款項主要用於：

1. 提供受災民眾所需的一般人道援助，供應最基本的生活需求；
2. 支持救災同工的後勤需要，使前線救援工作能持續進行。

我們或許無法親臨災區，卻能送上愛心成為他們的力量。

深願我們遞上「一杯涼水」、真誠的祈禱，與受苦的人同在。

誠摯邀請您透過華傳總部及各地區辦事處，
奉獻支持委內瑞拉震災救援，讓盼望在瓦礫中重新萌芽。

*奉獻請註明：「委內瑞拉震災救援」